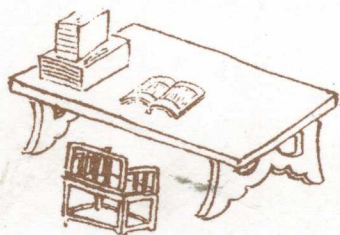


· 元杂剧论稿
· 元杂剧论稿续编

李春祥文集 (上)



河南大学出版社

1206.2-53

60

:1

李春祥文集

上

元杂剧论稿

元杂剧论稿续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春祥文集 / 李春祥著.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81091-725-4

I. 李… II. 李… III. ①李春祥—文集②古典文学—文学
研究—中国—元代—文集③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明清时代—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2444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默 茗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55

字 数 74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11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关爱和

在河南大学百年发展史上,活跃着众多独树一帜、成就卓著的学术大家,业师李春祥先生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古代文学既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时间最长的重头课,也是历届同学投入精力和时间最多的热门课。对于经历过长期知识干涸之后走进大学的中文系七七级学生而言,古代文学更是最紧缺、最急需的精神食粮。用如饥似渴概括当年同学们旺盛的求知欲,是最恰当不过的。李春祥先生在课堂上与同学们见面并主讲元明清文学,已是1981年初夏,并一直延续到我们毕业之前的年末。在此之前,我们已获悉春祥师是刚刚晋升副教授的中年学者,他在元杂剧和《红楼梦》等领域的研究已受到广泛关注,同学们都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课堂上的李先生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衣着朴实,身体强壮,目光炯炯,举止干练。上课时衣袖高高挽起,操着浓重的巴蜀方音,声音浑厚,抑扬顿挫,节奏明畅。最令学生称羨叫绝的是李先生可以神采飞扬地记诵整篇整段的曲辞和小说段落。课下解答学生疑难又是那样地平易近人,循循善诱,让学生如坐春风。追随着他授课的清晰脉络,我们领略了关汉卿的“浪子”风流、李逵的粗豪憨直、杜丽娘的青春觉醒和贾宝玉的真率痴情,并初步接受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启迪和训练。这对于广大同学尤其是后来走上高校讲坛并从事学术研究的晚生后学,真是沾溉良多,受益终生。

李春祥先生是1954年以优异成绩由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

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我校中文系任教的。自1956年调入古代文学教研室主讲元明清文学起,长期从事戏曲、小说研究,是新中国培养成长的第一批学有专长、建树丰硕的戏曲史家和古典文学专家。1959年,他受命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师从著名文学史家王汝弼先生,并到北京大学选修戏曲史大家王季思先生主讲的《中国戏曲选讲》,自此确定终生不移的学术主攻方向,在元杂剧、明清小说等领域耕耘探索,取得了一系列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

“业精于勤”。李春祥先生常讲“勤能补拙”,既体现了先生谦逊朴实的品格,也从中折射出业师勤奋坚忍的治学风范。系里老师常讲起,即使在1970年代下放农场劳动期间,李老师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偷着看书,抄录资料卡片,“厚积薄发”。“文革”刚刚结束,李先生即连续发表戏曲小说研究的系列文章,应邀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受聘参与编写高校古代文学教材,并先后应邀到山西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讲学。当大多数研究者还在“武器批判”的阴影中挣扎徘徊的时候,春祥先生率先提出《红楼梦》的主线是宝黛爱情悲剧,在当时的学术界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引导作用。

君宝、李直夫等少数民族作家在倡导民族和睦等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针对积习甚久的思维方式上的机械和偏执,春祥先生有意把审视的维度转移到舞台、演员、宾白、舞蹈和音乐等戏剧要素上,撰写发表《略谈元剧中的舞蹈》、《元代的杂剧演员》、《论张国宾和他的杂剧创作特色》、《元剧宾白的作者和评价问题》等专题文章,跳出单一的文本解读的套路,多向度地考察元杂剧作为舞台综合艺术的繁荣机制,对为元杂剧的兴盛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杂剧演员和艺人作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

1980年代初期,学术上空上的阴霾刚刚消散,不少学者依然心有余悸地在学术禁区徘徊。在古代戏曲领域,最敏感的莫过于包公戏和水浒戏了。1982年初,李春祥先生率先闯入这个让学者们顾虑重重的风险地带,先后撰写发表了《元代包公戏新探》、《元代水浒戏简论》两篇长文,并编撰出版了《元代包公戏选注》,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李先生认为:包公形象是元代人民理想化的清官,他不畏权势,为民请命,智勇兼备,是元代吏治腐败、百姓痛苦无告的逆向产物。受时代和自身局限,他办案并非时时事事严格执法,甚而以情代法或顺水推舟。在他身上体现着“刑以正邪”、“法出于礼”和“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法文化内涵。对于在“批《水浒》”运动中受到牵连的元代水浒戏,李先生热情肯定其除暴安良的主题,对“替天行道”的内涵作了辩证的理解,充分肯定元代水浒戏第一次大规模地把水浒故事搬上舞台,塑造了李逵、鲁智深等鲁莽爽直、风风火火的绿林豪杰形象,为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成功的经验。

中州地区历来被视为中华戏曲的摇篮,自然也是元杂剧的重要发祥地。李春祥先生对中州杂剧作家及其笔下的中州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热情肯定中州杂剧作家对元杂剧的兴盛繁荣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把这种区域性研究延伸到民俗与民间文化领域,赋予戏曲史研究以动态和立体的品格。他在深入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发表的《略论元剧作家笔下的中州社会生活》、《〈陈州柴米〉与河南

淮阳流传的包公放粮故事》等重要论文,体现了先生注重戏曲与民俗关系考察研究的过人之识。

李春祥先生在元杂剧研究领域最具前瞻性和总结性的贡献集中在锺嗣成《录鬼簿》研究和《元杂剧史稿》的撰著两个方面。《录鬼簿》问世以来,治戏曲史者多将其视为汇集元杂剧作家生平事迹和作品篇目的目录性著述,对其冒着“得罪于圣门”的风险钩稽轶闻、保存珍贵的戏曲史料表现出由衷的钦敬,但对其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很少论及。上世纪初叶,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付梓刊行,学界为之轰动,誉为“中国戏曲史之开山之作”,首肯其为中国戏曲学术史奠基拓疆的卓越贡献,无形之中就忽略了《录鬼簿》这部“元人写的当代杂剧史”。有憾于此,春祥师殚精竭虑,对锺嗣成的生平行事细加考订,将其倾尽毕生心血结撰而成的《录鬼簿》放在中国戏曲形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全面考察,论证其具备元杂剧断代史的基本特征:其一,全书按时序分期排列作家,贯穿着一条清晰的史的线索;其二,史料搜求广博,著录剧目丰富翔实,完整地勾勒出元杂剧的发展轮廓;其三,遍访遗老,掇拾轶闻,辅以〔凌波仙〕吊词,简略而精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展示出元杂剧各个阶段的风貌特色。李先生在行文时强调:《录鬼簿》在评价具体作家作品时,既热情洋溢,又严守分寸,即使是平生过从甚密的“相知”者,也不轻易褒扬过当,作浮泛溢美之词;对于或重本色、或尚文采的风格差异,继先从不出于一己之偏好抑此而扬彼,他崇尚风格各异、戛戛独造的艺术创新精神。对于书中揭示的元代书会作家相互切磋砥砺、作家与演员之间的倾心合作,春祥师认为这是元杂剧迅速繁盛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认识,李春祥先生明确断言:《录鬼簿》“第一次高度地评价了我国元代杂剧作家,保存了最丰富的元杂剧史料和金、元文学史料,比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们的作品”,堪称是“我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这一建立在周严论证基础上的结论,很快得到学界的响应和赞同,确认“《录鬼簿》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戏剧史意义的著作”、是“元代戏曲作家写的当代杂剧史”。

《宋元戏曲史》破天荒地把传统文人鄙视厌薄的民间戏曲纳入学术史的殿堂,并给予“元曲”以等同于唐诗、宋词的“一代文学”之崇高地位,开辟了近现代学术研究的广阔视野,给后世学者研治中国戏曲史提供了翔实的文献依据和方法论引导。踵继其后,吴梅、卢前、周贻白、王季思、董每戡、青木正儿、钱南扬、赵景深等陆续推出一大批戏曲学专著,戏曲学迅速提升为“显学”。令人遗憾的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传统戏曲一度被逐出舞台,戏曲研究也被强行中断了十馀年。直至1980年代后期,李春祥先生集腋成裘的《元杂剧史稿》出版发行,新时期的学术界才看到了第一部体制较为完备的元杂剧史。前此中外学者的相关著述,或以戏剧史料的钩稽辨析见长,或以作家作品的分析阐释为主,或偏重于元杂剧体制形态的寻绎归纳,均未能对元杂剧的演进兴衰作动态的立体的考述,《元杂剧史稿》博采众长,熔铸史乘,运以神思,断以己意,追溯中华戏曲的渊源与形成,探讨元杂剧的兴盛与发展。继以时序为经,类群为纬,作家为纲,剧作为目,对元杂剧各个阶段的题材类型、精神风貌、表演形态等作全方位的考察论证。整部史稿主线明确,重点突出,结构妥帖,开阖自如。在具体论述中,春祥先生始终坚持以史实和剧作提供的生活素材为依据,力戒主观臆断、随意揄扬。其深邃的思致和精到的见解也往往通过平易朴实语言从容和缓地表述出来,让读者在犹若促膝谈心的气氛中润物无声地接受其观点,受到教益。如第一章先生辨析“渊源”和“萌芽”的区别与联系时讲到:“我国戏曲是孕育在歌舞、俳优和百戏的土壤之中,它的萌芽应是在各种艺术和技艺表演中脱离出来而具有独立形式特质为始。因素终归是因素,它只是戏曲的渊源;萌芽则是胚胎,它已是戏曲的雏形,二者不是量的差异,而是有着质的差别。”概念明晰,阐述周严,不温不火,令人叹服。

《元杂剧史稿》不仅在编著体例上独具机杼,自成体系,在章节安排上也力求兼顾各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把以往较少论及而确有独到之处的杂剧作家置于相应的位置,给予恰如其分的分析评价。

打开该书目录,我们注意到先生首先用三章篇幅综论元杂剧的兴起、繁荣与衰微,介绍元杂剧的体制特征,概括元杂剧前后期作家的阵容及作品的总体风貌,然后以专章或有机合成的章节集中论述关、王、马、白、郑、高等“一新制作”、“后学莫及”的前期巨擘的辉煌业绩。在进入先生视野并详加考论的书会作家中,除了为人熟知的杨显之、纪君祥、康进之、石君宝、尚仲贤、李好古等名家外,像戴善甫、石子章、张寿卿、武汉臣、孟汉卿、孔文卿、王仲文、李行甫、吴昌龄、费唐臣、王伯成、狄君厚、李寿卿、岳伯川等就不大为人关注。对上述沉沦下僚的“名公才人”,李春祥先生一一追述其生平著述,寻绎其杂剧代表作的成就与贡献。《史稿》后三章专论杂剧中心南移杭州后的作家群体,用较多的篇幅论述和评价郑光祖、宫天挺、乔吉、秦简夫等后期代表作家剧作中所体现的南北一统、理学复兴之后的主流意识。即使是大量不署撰人的无名氏剧作,李先生也不轻易放过,特列专章依作品题材类别析为公案、爱情、历史等节次,展开“全面的、多角度的,也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系统论述,着力探讨其题材生成规律及所折射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

李春祥先生一生清贫,节操贞刚,襟怀坦荡,始终保持朴素简易的生活作风,与人为善,淡泊宁静。在长达四十年的治学生涯中,默默耕耘,勤于探索,结晶为这部厚重的学术瑰宝。夜静更深,掩卷停笔,先生之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依然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仪态从容,神气健旺。接席对语之间,崇敬缅怀之情油然而生,一段古语如溪水淙淙般流淌而来:“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用曹丕这段话来概括春祥先生的品格和学业,不是十分允当的吗?学术是公器,贵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有李春祥先生这样的学术前辈垂范于前,后辈学子自当奋发励志,在布满荆棘却充溢着挑战快感的学术道路上各骋才智,锐意进取,以“至善”为求。

戊子年重阳节

跟春祥老师学戏曲

康保成

1978年夏秋之交,我毕业留校工作,当上了大学教师,不过头上戴着一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为了“摘帽”,为了能胜任在大学教书,便发奋考研,翌年被母校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中文系录取,导师就是李春祥老师。

春祥师当时只有四十几岁年纪,一口四川方言。读“工农兵”时,他和邢治平老师共同教我们元明清文学,邢老师主要教小说,春祥师主要教戏曲。记得有同学曾反映春祥老师的话难懂。大概是由于当过几年兵,各地方言都略有耳闻的原因吧,我对春祥老师的四川方言不但很适应,而且觉得十分亲切、生动,还略带诙谐。有一次他讲《西厢记·长亭送别》,莺莺的唱词中有“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一句,一般的解释是“大小”是偏义副词,“大小”就是小的意思,也说得通。春祥老师边比划边用四川方言说,“这些大小”就是“这么大点儿”,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本来,春祥老师的研究重点有两个,一是元杂剧,二是《红楼梦》。一次,我找他请教《红楼梦》的问题,他讲起书中的情节、人物、诗词,侃侃而谈,如数家珍。过后他对我说,我以后不准备搞“红学”了,你也学戏曲吧!我唯唯应命。没想到,春祥老师一句话,就决定了我一生的研究方向。

由于春祥师只带我一个人,所以基本上没有正式授课,而是为我开书目,指导我读书,我有问题随时去问。他为我开的主要书目是

《元曲选》，其中方言、俗语等难解词汇不少，当时的工具书只有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中文系资料室作为工具书不外借。每当我遇到问题，总是到老师那里求教。那时没有电话，很难事先预约。春祥师对我这位“不速之客”从来都是热心接待，有问必答。他对元杂剧非常熟悉，连一些不太有名的作品中的曲词也能背诵，令我敬服。待后来看到他的《元杂剧史稿》一书，涉及到的作家40余人，作品120余种，几乎囊括了现存有价值的全部元人杂剧，才知道他在元杂剧上所下的工夫之深。

春祥师写论文很重创新，从不拾人牙慧。我跟他学习的那几年，正是他精力最旺盛、最高产的阶段。他的新作，往往成为我们聊天的话题。我印象最深的几篇论文有：《元剧宾白的作者和评价问题》、《〈钟嗣成〈录鬼簿〉划分元杂剧为“两期”说》、《〈陈州粳米〉与河南淮阳流传的包公放粮故事》、《元人杂剧反映元代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等。他耐心细致地为我讲解，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前人在这一问题上有过什么研究，本文的观点和根据是什么，等等。就是通过这样的谈话，一步一步把我领进了学术研究的门径。

关于元杂剧的宾白，有些明代曲家提出来是后来的“乐工”“伶人”所撰，春祥师不以为然，他的根据就是元刊杂剧中有的宾白和《元曲选》大体一致。他对我说，元刊杂剧不都是全无宾白，如果把有宾白的作品和《元曲选》比较一下，就知道当时的剧本创作和宾白基本上是同步的。他的论文发表后，我读过不止一遍，觉得根据充分，难以推翻。对于这个直到今天还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学界同仁不妨看看这篇文章。

记得有一次，春祥师跟我谈起元杂剧《陈州粳米》，说河南淮阳（即古陈州）至今还流传着包公放粮的故事，“我的文章就在这一点上是新的”，他指的是《〈陈州粳米〉与河南淮阳流传的包公放粮故事》一文，引用了不少《淮阳县志》中的材料和他实际调查得来的民间故事。这样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迄今还能给人以启发。

关于《元人杂剧反映元代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等论文，王季思

老师在他的《〈元杂剧论稿〉序》中已经做了很高的评价,我这里就不饶舌了。

春祥师乐于提携后辈。我的论文《张养浩和他的散曲》,经他推荐发表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文学论丛》。硕士论文《古代岳飞剧简论》,是在春祥师的支持和指导下,由我自己选的题目。他对我说,我这里当然有题目给你做,但我的意图和观点,你能理解能贯彻吗?所以我支持你自己选题。1982年夏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继续留在母校工作。一年半以后,我考入中山大学读博,离开了母校和春祥师。然而,彼此间的信件一直不断,寒暑假返豫更是我们师生畅谈的好机会。这些难忘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历史的原因,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春祥师这一辈人开始承担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但生活条件却未能及时得到改善,特别是住房问题。他原来住在学校西门外的“军代表院”中。所谓“军代表院”,是“文革”期间为驻校的军代表兴建的住房,在当时属于面积较大、质量较好的房子。军代表撤走后,分给了处级以上干部或有相当职务的“双肩挑”教师。春祥师没有职务,只能居住同一个院子中按普通标准盖的一套平房。房子搭建在“军代表院”的角落里,显得低矮而简陋。但春祥师却不以为意,他只是觉得房子太小,书都拿不出来,影响做学问。后来他搬进楼房,房间是大了些,但由于是顶楼,一到夏天,骄阳似火,又没有空调,房子里气温高达三十六七度。连家具都热得烫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照样读书做学问。我至今想起他挥汗如雨奋笔疾书的样子,都不禁鼻酸。

1993年,听说春祥师病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身体一贯很好,生活极有规律,夏天游泳,冬天跑步,不喝酒,不抽烟。记得1983年我们在北京爬景山,他比小他十几岁的学生王世声还先登到山顶,怎么就……

这年9月,我专程回开封看望他,一进门就呆住了。他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从床上步行到洗手间都要用手扶着墙壁慢慢挪。我极力掩饰着伤感和他聊天,而春祥师更是若无其事地和我谈学术、

谈人生,没有流露丝毫的悲观。当时,正赶上我的《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和《苏州剧派研究》相继出版,我双手捧着献给他。他翻看了一下两书的目录说:“噢,是青出于蓝了!”一出他的家门,我的泪水便夺眶而出。一个月后,噩耗传来,敬爱的李春祥老师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春祥师生前曾对我寄托着很大期望,希望我从中大毕业后能回河大协助他工作,把河大的古代戏曲研究和古代文学学科搞上去。其实,他过高估计了我的水平和能力。我辜负了他的希望,只能从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句:春祥师,对不起!不过,对母校的感情,对老师的怀念,一直刻骨铭心,苍天可鉴!中国有句古语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虽未能在他病重期间侍奉左右,但他为人为学的精神品格,足够我受用终生。他一直是我的精神上的父亲。

今年春,听说春祥师哲嗣李兵兄编辑《李春祥文集》将竣。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李春祥老师。

2008年11月12日于中山大学

总 目

上 卷

元杂剧论稿·····	(1)
《元杂剧论稿》补编 ·····	(313)

下 卷

元杂剧史稿·····	(393)
元明清文学史略·····	(709)
明清小说散论·····	(761)
书序两篇·····	(813)
附 录·····	(835)

目 录

序	关爱和 (1)
跟春祥老师学戏曲	康保成 (7)

元杂剧论稿

序	王季思 (3)
“古怪新奇”、“德业辉光” ——评锺嗣成《录鬼簿》	(8)
试论元剧的繁荣	(19)
锺嗣成《录鬼簿》划分元杂剧为“两期”说	(31)
锺嗣成《录鬼簿》对戏曲史的贡献	(42)
略论中州古剧	(63)
《录鬼簿》中的燕赵杂剧作家群	(75)
元人杂剧反映元代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83)
试谈元剧中的“权豪势要”	(106)
略论元代中州杂剧作家	(123)
略论元剧作家笔下的中州社会生活	(131)
元代三国戏简论	(147)
《元代包公戏选注》前言	(168)
元代包公戏新探	(186)
《陈州粳米》与河南淮阳流传的包公放粮故事	(196)

元代水戏简论	(208)
简谈孟汉卿的《智勘魔合罗》	(222)
张国宾简论	(229)
曾瑞简论	(243)
元剧宾白的作者和评价问题	(258)
略谈元剧中的舞蹈	(274)
元杂剧作家人数辨正	
——读《录鬼簿》札记	(281)
锺嗣成生卒年辨析	(285)
《黑旋风敷演刘耍和》辨析	
——读《录鬼簿》札记	(295)
元代的杂剧演员	(300)
后 记	(310)

《元杂剧论稿》补编

《汉宫秋》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315)
一首“新奇”的政治讽刺诗	
——对散曲《高祖还乡》套的一点看法	(326)
简谈白朴《墙头马上》对流传故事的发展	(333)
从《窦娥冤》看元代的吏治	(337)
历史人物与流传故事人物的和谐统一	
——谈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	(344)
锺嗣成	(350)
元人散曲中的讽刺时政主题	(359)
元代包公戏与中国法文化	(374)
《元杂剧论稿》内容提要	(387)

元杂剧论稿